

国内第一部揭示红楼梦性爱奇书

红楼梦性爱揭秘

聂鑫森
聂鑫汉
著

漓江出版社



国内第一部揭示红楼梦性爱奇书

红楼梦性爱揭秘

聂鑫森

聂鑫汉

著

(桂)新登字03号

红楼梦性爱揭秘

聂鑫森 聂鑫汉 编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44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407-1590-1/G·446

定价: 5.85元

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

聂鑫森

这是一本专门论析《红楼梦》中的“性爱”的小书。

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个“色”，是指“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露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处于这种对待男女关系态度的双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两性之间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鲜活的绚丽的情感要素，单单留下繁衍种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与性歧变的屡屡发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时可见到零星记载。

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

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据我看来，《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

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

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富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递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

则认为宝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么我们的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

焦大责骂贾府“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岂只是感叹贾府的世风日下？分明含有他作为一个老鳏夫，处于长期的性压抑之中的口唇快感；秦可卿卧室中的强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样给初入人生的贾宝玉以性启蒙；贾宝玉的“意淫”与好淫者的“滥淫”区别在什么地方；贾宝玉“抓周”为什么选择女性专用的脂粉钗环，伶人藕官和菂官的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恋童癖”，是怎样一个格局；薛蟠和妓女云儿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现出性爱的情绪；贾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乐及百般庇护宝玉，怎样体现一种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贾璉和凤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凤姐亲近关怀秦可卿的奥妙在什么地方；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妙玉闻猫儿叫春，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性幻想；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爱情的破灭，而是与她在伦常关系的倒错中的角色地位有关；晴雯临死前赠指甲并与贾宝玉互换内衣，此中有什么含义；贾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据何在；贾政年轻时是一种什么样

的存在形态……等等，一共有四十余个题目。我们企图竭尽全力予以解析，运用了一些现代学科的钥匙，来打开《红楼梦》中的“性爱”之锁。

这是本书与其他“红学”著作的不同之处。

因我们才疏学浅，不妥之处定然存在，希望得到读者诸君赐教。

1993年10月中旬

目 录

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	(1)
焦大的口唇快感	(1)
性景恋：秦可卿卧室一瞥	(4)
贾宝玉的“意淫”	(8)
贾宝玉的性选择	(14)
不仅仅是同情	(16)
灵与肉的真正分离	(19)
贾府的女权至上论者	(24)
性梦种种	(27)
红楼梦中的“错记”现象	(32)
另一种性变态：恋童癖	(37)
死的底色上的邪恶欲望	(42)
酒宴新令的潜本文剖析	(47)
薛宝琴灯谜诗引发的争论	(52)
不解之谜	(57)
青年时代的贾政	(61)
贾母的老年性心理探微	(66)
胡氏为何“回避”贾珍	(72)
尤氏与贾珍	(75)

凤姐亲近秦可卿的奥秘	(80)
相思局的性游戏意味	(84)
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形态	(88)
黛玉诗中的自恋倾向	(94)
黛玉在爱情上的极端排他性	(100)
“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的晴雯	(106)
欲洁何曾洁 云空未必空	(112)
定婚前后的史湘云	(118)
薛宝钗的精神疗法	(125)
忧郁寂寞宫中死	(130)
稻香村里的年轻寡妇	(135)
贾迎春死于性虐待	(141)
惜春和紫鹃的出家	(145)
尤二姐与“性奴役”	(150)
尤三姐的尴尬与羞愤	(155)
李嬷嬷嫉恨花袭人	(160)
不净不虚老尼姑	(165)
赠发与断发	(168)
集悍、妒、淫于一身的夏金桂	(171)
说“妒”	(175)
贾府的妾	(178)
贾府家奴的婚姻与爱情	(184)
从绣春囊说到古代的性教育	(190)
赏心悦目女性美	(194)
后记	(199)

焦大的口唇快感

焦大是贾府一个年老的家奴，在《红楼梦》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只因在第7回中，他不满足于主人夜里派了他的差事，便乘着酒兴，说出一段惊天动地的话，于是红学家们便格外地青睐他。

焦大“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贾府里有多少奴仆？谁又敢如是说！只有焦大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有恩于贾府的，他自矜地说：“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他有什么恩于贾府呢？且听尤氏的介绍：“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了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

原来如此！所以焦大“仗着这些功劳情分”，谁也不肯难

为他，况且他又上了一把年纪，“又不顾体面，一味喝酒，无人不骂”。

我这里要考究的，不是焦大在贾府家奴中的独特地位，而是焦大为什么骂到“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时，就显得格外的愤慨和激动？这种痛痛快快的斥骂，与其说是不满于贾府的一代不如一代，还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一种深重的性压抑情绪的倒泄，获得一种惬意的口唇快感。

在贾府，主子们（特别是男性主子）在“性”方面，公开地大胆地说和做，没有人去干涉的。他们有妻有妾，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如贾政，有妻王夫人，有妾赵姨娘、周姨娘；贾琏有妻凤姐，妾平儿，又偷娶尤二姐，并与多姑娘、鲍二媳妇有性关系；贾珍有妻尤氏，有妾佩凤、偕鸾，却与儿媳秦可卿“暗渡陈仓”；薛蟠有妻夏金桂，妾香菱……除此之外，他们还公开地去嫖娼宿妓，占玩婴童。女性主子虽受礼法约束，大多安分守纪，但如凤姐之类人物却与小叔子们眉来眼去，做一些风流勾当。而对于侍候主子们的男女奴仆，“性”与“爱”皆成为一个禁区，说了和做了都要受到严惩。司棋与潘又安私恋，不幸被发觉，便被主子逐出贾府，最后撞墙而死。晴雯因受到宝玉的疼爱，被斥为是用“私情”勾引宝玉的“狐狸精”，终被赶出去，又气又病，一命归天。奴仆们到了一定年纪，或转卖出去自寻出路，或由主人进行婚姻配给，他们对于“性”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于是，沉重的性压抑，折磨着这些鲜活的生命，焦大自然也在其列。

是的，焦大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没有多少差事派到他身上来，也就闲着，除了喝酒，恐怕就是到处乱逛，找人侃大山，听与他平起平坐的奴仆们议论主子的长和短，以及亲自去窥探

主子们的隐私，因此他才有些得意地说：“我什么不知道！”

尽管贾府戒令森严，但奴才们之间偷情的、私奔的间或有之，而谈论主子们的龌龊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则成为减轻自己性压抑的一种重要形式。

这并非杜撰，当焦大说出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时（这一段话只应该在背地里说，而决不可公之于众的），书中这样写道：“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地填了他一嘴。”

所谓“没天日的话”，就是指暗地里说的不能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话。这些小厮们自然参与过这些议论，所以才“唬的魂飞魄散”。如果再不给焦大堵嘴，说不定还会爆出些什么“内部新闻”来。

焦大是否结过婚？是否结过婚后又因丧妻成了一个鳏夫？书中没有交待。但从他的举止言谈上，可估测出他无妻无子女，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偌大的贾府，且身体还相当顽健，吃酒无度与一味骂人，便成了他的一种自娱。

他的结局，自然是被主子“下放”到遥远的乡间庄子里去，以防他再次揭出贾府的“阴暗面”。

性景恋，秦可卿卧室一瞥

在红楼十二钗中，秦可卿既是一个美丽多姿且温柔可爱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个多有越轨行为的乱伦者，书中的朦胧处竟被一部同名电视连续剧揭示得明明白白，令九泉之下的曹公雪芹也颇为难堪。

书中各处描写的秦可卿，曹公从不愿明显地着污一点，真可说是尽善尽美，而对其贬处全用隐笔，让读者自去寻索踪迹。秦可卿与贾珍的暧昧关系，虽说与贾珍的污行垢止有绝大的关系，但自身的风流淫逸，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若细细考察一番她的卧室文化，便可从中探出一些端倪来。

她的卧室之所以能凸现在读者面前，与贾宝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5回中，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贾母携一大群人应邀前来赏花。小宴过后，“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便由秦可卿引着至上房内间，以便好安置这位“宝叔”。

宝玉一抬头看见一幅画，画上人物传神，可惜其故事是《燃藜图》，是劝人发愤读书的宣传品；接着又看到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腐儒对联，便顿生反感，不肯在此安歇。于是，秦可卿殷勤地说：“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

头微笑”。

按照伦常秩序，宝玉是可卿的叔辈，且是男性，这种邀约，本已违礼，故老嬷嬷说“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但可卿深不以为然，这与她潜意识中的对乱伦的理解是遥相呼应的，“秦氏笑道：‘嗳哟哟，不怕他恼。他能多大呢，就忌讳这些个！’”

曹雪芹先抑后扬，其用意是想将“上房内间”理学意味很浓的环境与后面描写的可卿卧室造成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如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所说的“性景恋”，“有许多操行良好的男子在青年时代曾经探访过女子的卧室”，揭示出贾宝玉想一入可卿卧室，所表现出的窥探性的心理特征。

请读下面这段描绘可卿卧室文化与宝玉情状的文字：

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笼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

这一段文字，可说是传神极了。欲写性意味很浓的卧室，先描绘那股让宝玉“眼饧骨软”的“细细的甜香”，使他首先在嗅觉上感觉到一个女性卧室的带有刺激性的气息，掀动他的情绪之波。这因为，“惟有嗅觉最配叫做想象力的知觉”，“嗅觉的接受暗示的力量是最强的”（露理士）。宝玉的“眼饧骨软”，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性的敏感。

接下来，再写宝玉的视觉感受，他看到了什么呢？唐伯虎充满春情的仕女图，秦观的缠绵缱绻的联语，以及与一些古代美女的风流韵事相关的物件。贾宝玉是喜欢读闲书的人，这些物件的启发性与象征性，使他想起武则天的淫逸传闻，赵飞燕的婀娜舞姿，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淫狎故事……。然后宝玉身体与“西子浣过的纱衾”和“红娘抱过的鸳枕”相触，这房间，这榻，这帐，怎能不令一个年轻的男子心旌摇动，不能自己。

这种种细致的描述，既渲染了可卿卧室强烈的性景观及性意识，同时又暗示出其生活的淫靡奢侈。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宝玉，无疑充满了新鲜的诱惑，充满了性的启蒙。或者说，是一个具体的女性世界，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男的全身心的征服。

宝玉在可卿卧室中“惚惚地睡去”，于是梦中出现了一个“太虚幻境”，出现了警幻仙子，出现了秦可卿……梦中情景正是现实情景的对应，而且这是一个充满了性爱的梦，这个梦不过是对可卿卧室的性文化及宝玉蓦然开通的性心理的一种复述。

正是这个充满性爱色彩的梦，导致了宝玉一种具有人生启蒙意义的遗精。“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第6回）

葛理士在《性心理学》“性爱的睡梦”一节中说：“至于这种人，在睡梦的时候，自动恋活跃的结果，会引起性欲亢进，在男子更会遗精，则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

梦毕竟是梦，不是真实，但却使宝玉在性问题上迅速地觉醒，当晚便“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第6回），发生了第一次切切实实的性关系。

贾宝玉的“意淫”

贾宝玉午觉于秦可卿的卧室，在一种性意味极浓的氛围中，“惚惚地睡去”，梦游了一回“太虚幻境”，这便成了书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回目：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那位向导似的人物——警幻仙子，领宝玉在历经种种情境后，“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里面有一个鲜艳妩媚的女子，似像宝钗；另带有一种风流袅娜，又如黛玉。接着，警幻仙子与宝玉，进行了一段颇为惊世骇俗的谈话，此中凸出一个词：“意淫”，说尽了日后宝玉生活形态的内蕴。

“……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宝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